

严歌苓 著

妈阁是座城

A CITY CALLED
MACAO

他们前边低飞着一只灰乎乎的海鸥。

晓鸥心里急煎煎地想赶它走。

千万不要谈起我美丽的名字。

海鸥在打他俩的主意，活着的人类总会产生垃圾，

人类垃圾紧扣着海鸥的食物环链。

这是一只有前瞻意识的海鸥，

守望着它食物环链的出产源。

严歌苓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严歌苓——著

妈阁是座城

A CITY CALLED
MACAO

它有时就像一只灰乎乎的海鸥。

陈X心里负担的X注。

千万不要谈起美国的名字。

海鸥在打他的主意。活着怕人类总会产生垃圾。

人类垃圾累加着海鸥的食物环境。

这是一只有前眼意识的海鸥。

守望看它食物环境的出产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妈阁是座城 / 严歌苓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379-6

I. ①妈…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1926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9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页 11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79-6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引子

梅家跟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不同。假如他们的不同被人咬耳朵，被人当冤孽，梅家人才不在乎。梅家人——其实就是梅家的女人，因为梅家上溯五代的男人都不作数。从现在——二〇〇八年往上数，就数到了梅家五代上面那位祖奶奶，娘家姓吴，当时乡里人都叫她梅吴氏，也有叫她梅吴娘的。眼下活在二〇〇八年的梅晓鸥更愿意叫这位祖奶奶梅吴娘。梅吴娘产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因，第二个也是因，到了第三个因，婆婆连催奶的甜醋子姜煲猪手都舍不得给吃了，认为一个小赔钱货还不值一砂锅猪手甜醋的钱。但梅吴娘拒绝在婆家低声下气，相反，她不知廉耻地当众把三因顶在头顶，十个月的因，嘴上笑着，下面一泡尿就从母亲的头上流下来。梅吴娘一动不动，听任小因的尿在她上过刨花油的头发上滚成珠子，滴落得一肩膀。直到小因把那泡长尿舒坦撒完，她才跟周围目瞪口呆的邻居解释，小因有个毛病，撒尿不能分心，一分心

尿就憋回去了，要是憋坏了腰子，是个讨债的男仔就算了，坏个把腰子不算什么，我们因金贵啊！一街的邻居都咬耳朵，说梅家这个能顶两个后生做活的媳妇其实是个疯女。

到梅吴娘生第四个孩子时，她什么都自己来了：端了一铜盆热水，甩了条家织手巾进去，把人都赶到大门二门外，再插上门闩，一声不吭就把小人儿下在蓝白细格的被单上。等她开了大门二门出来，人们问：男子女仔啊？她指指二门里的一片阴暗：去看吧。婆婆床上抱起一个死仔来，是个男的。

过了两年，梅吴娘的老公梅大榕从番邦回来，让梅吴娘又大起肚子，九个月后，新添的人丁出了娘胎就吹喇叭，嘹亮得几里地都听得见。而门一开人们看到的却又是个死仔，也是个男的。

隔着一百多年，在机场等候误点航班的梅晓鸥想象这个祖奶奶如何麻利地把男仔一个个头朝下按在半满的马桶里，心里数“一、二、三、四……”好了，讨债的回去了。梅吴娘就这样连着杀死梅家三个男婴。婆婆举着烧火棍上来，嘴里不干不净，说一年六七担米就喂出一口生赔钱货的×，生出的男仔个个是死的！梅吴娘手大脚大，烧火棍哪里挨得着她？不知道在

她碗口粗的腿上断掉多少烧火棍。她一面攥紧婆婆的

烧火棍在膝盖上擗，一面还要纠正婆婆：因能赔多少



钱？一百个绑一块也赛不过梅大榕的一根钱毛！后来公公婆婆老弱了，全凭梅吴娘伺候，也就都乖顺起来，不再敢提专门生赔钱货的往事。只是在听说乡间谁家新媳妇生了因的时候，老夫妇便会得到一点阴暗的慰藉，相互分享些不可告人的恶毒快乐：福分够薄的，头生是个因。梅吴娘便会悠悠地吸一口水烟，回敬他们说：因好啊，哪点不好？不赌，不嫖，不抽，不喝，荒年来了不上山做土匪，出息了也不会挑唆大家造反推翻朝廷，因没哪点不好。公公婆婆如今都不惹她生气，都是不顶嘴不抬杠的乖老人，因为他们的儿子都留在番邦了，人不回来钱也不回来，家里养蚕种地全靠梅吴娘一双大脚两只大手，最忙的时候，梅吴娘出嫁的因会从婆家回来两个，凑成三双大脚六只大手，田里、集市地跑，因此别家还在忙，她家早闲了。

祖奶奶梅吴娘把三个男仔溺死在马桶里的传言，谁都没法证实，不过人们都认为她是干得出来的；她太怨恨太小看男人了。嫁到梅家之前，梅吴娘的娘家村里就都是梅大榕这样的男人，出洋去番邦淘金沙，死了一半，活着的带上全部金沙兑换的钞票钻进赌档丢光，只能再回去做驴子拉铁轨、拉枕木，因为金沙已经不给黄面孔的华人淘了，硬要淘就收你高过白面孔鬼佬五倍的税金。梅吴娘的老公梅大榕花了



几年工夫淘出一把金沙，归途中拿出家里带给他的定亲画像，画里是个有眉有眼，有肥有瘦的十六岁女仔，一把金沙换的钱给她盖一幢藏娇碉楼，再给她打一对金耳环、一个金戒指应该足够。当时东莞、惠州一带风气就是俊俏女仔家里只收出洋男仔的帖子。梅大榕到达家乡码头之后，却连画像上的吴姓因都没见一面就原船返回了番邦。因为他连见吴姓女仔的洋服和鞋子都没有了，都在船上的赌桌上输出去了。

机场广播响了，为北京开来妈阁的飞机继续误点致歉。晓鸥看了一眼手表，飞机误点两个多小时了。而梅大榕当年结婚误点可是误了十年。头回他回家结婚之前，用几颗金沙给没过门的吴姓姑娘买了见面礼：一双山羊皮女士鞋，不顾尺码只图心意；一把番邦贵妇都打的镂花丝绸伞，人多了遮面目，人少了遮太阳挡灰尘。除去船票钱，还剩五十多块美钞，一小半用做拜堂，一多半用做盖房。像所有淘金返乡的中华男子一样，阿祖梅大榕穿的是旧货店买的洋服洋帽，拎两个洋面口袋，里面装着回乡赠送亲朋好友的洋物件，从用剩了一半的香粉盒到

吃空的糖果罐。船是中国公司的汽船，上船当晚就有二十个人入了底舱的赌局。梅大榕还不是头一批沦落



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品格比同伴高，而是他上船晕了三天海，晕得命都不要了。第四天发现一帖治晕海的妙方：赌钱。一赌他可以不饿不渴不困不解手更不晕船。底舱摆开二十张桌子，骰子和骨牌同时碰撞，金玉一般悦耳，响得人什么心事都没了。一个半月之后船靠广东岸，一半人上岸，一半人随船返回番邦金山城，继续打山洞，铺铁轨，要么填海造田让洋人收粮。因为这一半人的钱在船靠岸前输光了，连返航回金山城的盘缠还是跟航运公司赊的账。

所以梅吴娘头次坐花轿的指望落空了。听说梅大榕连船都没下就返回金山城，十六岁的她以为画匠把自己画走了样，人家给画中人吓回去了。吴家人诚惶诚恐，收下梅家又一份厚礼，更是不敢打听缘由。直到梅吴娘终于坐上花轿，入了洞房，才从新郎梅大榕口中得知缘由。新郎把三次原途返回金山从而把梅吴娘从十六岁耽误到二十六岁当成毕生最大功业讲给她听。梅吴娘这才明白娘家人何故源源不断收到婆家厚礼的原因。梅大榕第四次登上回国返乡娶新娘的汽船，便用刀割开手指，喝了一碗血酒，对大洋盟誓，假如再赌，大洋对他千万别客气，让千般海兽万种鱼虾零食了他。航程过半时他的手指刀伤痊愈，突然捡到一块光洋。他允许自己只把这块光洋玩出去。一块光洋

玩成十几块光洋。他没想到那十几块钱出奇地经输，输出去又赢回来，远远看到家乡山影时总算全输光了，可是轮船将抛锚的一刻他又大赢几注，十几块钱变成了一百多块钱。他一登陆赶紧把从小新娘等成老新娘的吴姓姑娘迎娶到梅家。

洞房花烛夜，等到了二十六岁的梅吴娘听到的就是新郎的这桩丰功伟业。梅大榕于是被乡里乡亲当成了王。背朝天面朝地做苦力挣来的房屋田亩算什么？了不得的人都是一眨眼掉进钱堆的。这一种财叫横财，是命给的，什么比命厉害？梅吴娘在洞房里那一刻就知道新郎会怎么收场。新郎在家闲了几年，看着自家的楼起来，看着桑林一片片扩大，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看着桑蚕渐渐肥了，做出茧子，变成蛾子，轮回往返再而三，同时也看着梅吴娘生下一个因又生下一个因再生下一个因，看得他日日哈欠连天，懊恼自己一筒烟工夫得来的钱怎么去得如此艰难滞慢，还想不通在船上钱来时那样石破天惊，而钱去时竟跟亿万众生毫无二致：战战兢兢无声无色。他早听说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叫妈阁，摆着千百张赌桌；充满三更穷，五更富，清早开门进当铺的豪杰。可惜妈阁给另一族番邦占去好多年，反而不让他梅大榕这个本邦人随便进去。就在妈

阁海关外面，梅大榕找到一个赌档。那一夜钱去得一



泻千里。第二天他回到家便打点行李，赶下一班船过海返金山城。梅吴娘问：不是说再也不去做白鬼佬的驴子拉铁轨了吗？他懒得回答，背上行李出村了。前脚他上船，后脚来了收楼收桑田的人。梅吴娘背一个因抱一个因身后还跟一个因，半张着嘴看人家内外丈量，一面跟按了梅大榕指印的契约核对。

幸亏那年茧子涨价，也幸亏梅吴娘一个人劳作惯了从不指望横财偏财，把卖茧的钱拿出来，买回五十棵桑树。第二年、第三年蚕茧价钱更好，梅吴娘不再卖茧，而在镇上赁下一间缫丝坊，自产的茧子自家缫成丝，所以梅大榕再次两手空空回来往她肚里填孩子时，她已经开了三间缫丝坊，二人之下，百人之上；二人，是她的公婆。梅大榕看见女人的肚子又大起来，嘱咐她一定要生个男仔，便扭回头去金山城了。

梅大榕在四十五岁上带着他的一百一十一块美元从金山搭船返乡。那一百一十一块钱是他的一只耳朵换的。修筑加拿大通美国的铁路时，他跟几个华人苦力一块埋炸药炸石头，一块飞石削掉了他的左耳。老板从保险公司为他要来一百一十一块钱。上了返乡的汽船后，这笔耳朵钱让他乍富又穷、穷了又富，三更做乞丐、五更做老财，横渡太平洋的航程几千海里，他经历了几十种人生与几十种家境，最终还

是跟娘胎里出来一样干净，身上估衣店估来的里外衣服都输给了别人。他说：我姓梅的不会赖的，下船之前一定把衣服扒给你。梅大榕说话算话，投海前把那至少比他身量大三个尺码的黑色洋服和汗衫底裤全扒下来，一一搭在了甲板上。

因此梅家五代之后的女性传人梅晓鸥看见妈阁海滩上时而打捞起一个前豪杰时，就会觉得咸水泡发的豪杰们长得都一个样，都是她阿祖梅大榕的模样。

假如梅大榕的遗腹子不是让梅家老人及时营救的话，就不会在二〇〇八年十月三号这天存在着一个玉树临风的梅晓鸥了。



●

她感觉太阳光哆嗦了一下。也许风眼就要过去了。

误点了五个小时的飞机假如不在台风的风眼过去之前降落，她的等待就会不可预估地延长。再等十一假期就等短了。就是说，让那个人倾家荡产的概率就小了。晓鸥的客户们都被她在心里称为“那帮人”，今天来的是个单打独斗的大客户，所以就是“那个人”。她存心忽略客户们的姓名；有名有姓的人容易让她用意气，动感情，而掺了意气和感情，她不会有如今的成功，尽管她从不曾细想她到底算干什么的。假如要她填一张身份表格，职业这一栏就必然要填入“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是个辽阔的灰色地带，藏龙卧虎，藏污纳垢。画家、作家、音乐家、盲人推拿师、维修手机和电脑的、站街女、按摩女、报刊撰稿人，都算自由职业者，当然也包括梅晓鸥这类给赌场贵宾厅拉客户做掮客的。晓鸥这一行在妈阁有个头衔，叫“叠码仔”。鉴于她在身份表的性别栏目中

填写的是“F”，那么她知道一些赌客背地里会称她“叠码囡”。比方“把自己还挺当个人，不就是个叠码囡吗？”一般出来这种不屑之词，都是在她向他们讨赌债的时候。

终于听到广播员说从北京飞来的飞机要降落了。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风每分钟都在提速。台风在和飞机赛跑。停了一会，另一个女广播员开始呼叫几个台湾乘客的名字，请他们立即到登机口，飞往台北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都是男人的名字。那几个台湾男同胞在赌台上迷途忘返了。也或许他们输光了钱，直接上了去索莫娃或阿拉斯加的远洋渔船，用一年生命换一笔高薪，为了还能回到妈阁来收复失去的筹码。就像晓鸥的阿祖梅大榕一样，在美国旧金山和老家东莞之间、在富庶和赤贫之间往返，最终壮烈自尽。原来海峡两岸，往昔今夕，彼此彼此。女广播员叫喊的音色都变了，像傍晚在野坟地里喊魂。

那个人从海关出口向她走来。她斜一眼手里的接人告示，重温了一下上面的黑体字：**Kevin Duan**。曾经发生过把这个人 and 那个人的名字混淆的事，那是比较得罪人的，尤其是自以为独特的人。她向前迎了一步，微笑说段总辛苦了。段姓男人

很矜持。他们在开始时都很矜持。所有的开始都很好，但都离他们落花流水不远。梅小姐辛苦了，让你久等



啊。对着一张矜持的面孔，她怎么也叫不出老刘告诉她的名字。水电部的副司长老刘在电话里跟她说，就叫段总 Kevin；老刘用山东俚音发出带平仄、带儿化音的洋名字，说段总乐意女人叫他“凯文儿”。从海关出口那道长长的围栏走出来需要三分多钟。沿着围栏站满各旅行团、各酒店接客的人，一张张甲方对乙方的公文脸。而段凯文在几分钟之后变了，晓鸥形容不了这种变化，但她感到他变成了一个和“那帮人”有区别的人，假如和他单独在电梯里相遇，她会希望和他搭讪几句。段总个头挺拔伸展，腹部弧度不大，鼻梁端正，脸上的中年浮肿不严重。接下去，在晓鸥的车里，她发现他谈话量适中，得体地亲热，还有种不让她讨厌的当家态度。渐渐地，他跟老刘介绍的凯文儿不是一个人了。

老刘怎么介绍他的呢？一年挣几个亿，北京三环内几个楼盘已经入住、五环外几个楼盘正开盘的大开发商，上过财富杂志和各种大报小报的成功人士，一年赌桌上玩个把亿，那是段太太娇纵他出来怡情消遣的。老刘是晓鸥十年前认识的客户，自己把一点私房钱玩光之后就热心带朋友来妈阁玩。老刘热心地看朋友下注，看朋友输赢，手头宽裕时就跟着朋友下几注，输了赢了一样好脾气，输了的朋友事后诸葛



亮，他就顺水推舟送几句懊悔，赢了的朋友发小费请喝鱼翅羹他沾光却也凑趣知恩。

老刘还告诉晓鸥，段总玩一次不容易，哪来的时间嘛，因此玩就玩大的。多大？“拖五”。梅晓鸥遇到过“拖十”的，世面不是没见过，但她还是拦了一把：别拖五了，拖三吧。飞蛾撒欢地扑火，晓鸥拦不了飞蛾，她只能拦火。她不拦自己也要焦一半。“拖三”是个黑玩法，台面上跟赌场明赌，台下跟晓鸥这类“叠码仔”暗赌。若拖五，台面下输赢就是台面上五倍，万一段凯文赢了，等于在台面下赢了五个梅晓鸥。晓鸥听老刘在北京用手机和段总通电话，存心让晓鸥听两人商讨。老刘连哄带劝地说：“段总啊，人家梅小姐不同意拖五，人家一个小姐，怕输不起；您看您能不能退一步，咱跟她玩拖三？”在妈阁的梅小姐听见北京的讨论往来几个回合，最后段凯文遗憾地退了一步：那就拖三。老刘告诉她，段总顾念你小姐，怕你紧张。

“梅小姐的名字不错啊。”段总在车后座的黑暗里说。

“谢谢段总！”

她答话的腔调把阿专惊着了，飞快瞟她一眼。阿专给晓鸥

当了五年司机兼保镖、助手，听他女老板拿捏嗓音是有数的几次。女老板的名字过去给客户们夸过，她下



来自己说，什么好什么美？海鸥是最脏最贱的东西，吃垃圾，吃烂的臭的剩的，还不如耗子，耗子会偷新鲜东西吃。梅晓鸥从来不避讳一个事实：自己跟鸥鸟一样，是下三滥喂肥的。

“听说梅小姐是北京人。”段凯文说。

“现在有点南方腔了是吧？在妈阁住了十年了。听说段总是清华毕业的？”车里很暗，但晓鸥把笑容搁在话音里。

“我上大学那时候，比现在好考。”

这又是段凯文不同寻常之处。讲话讲七分，不讲满，调子比一般人低半度，低得你舒服，再低就会假。偏偏这么个人要“拖五”，前天好一场劝说，出于怜香惜玉之心才答应退两步。

台风就在车窗外，胀鼓鼓地挤着宝马 740 的玻璃窗。老刘晚上一定不会来了，不然飞机会被刮翻。这一夜她要 and 段凯文共度，在台面下和他单独厮杀，没有老刘在场，她突然觉得拘束，就像男女头次相面，媒人突然缺席。

到达金沙酒店之后，一切如常；出示护照，开房间，放行李，这期间梅晓鸥左右伺候。柜台里的人认识晓鸥，打招呼说梅小姐晚上好，忙着呢？她注意到打招呼的人对段凯文的打量，他们似乎也像她一样，觉得这位“总”比其他“总”顺眼，是一位有料的“总”，十年寒窗从山东乡下进入清华，



从清华进入“宏凯建筑集团”他那一层楼大的办公室，所有经历似乎都充实在他笨鸟先飞的稳健做派中。段总跟着一个年轻员工上楼去搁行李，回过头对晓鸥嘱咐一句：“别跑远了，我马上下来。”

不知怎么，这句话也让晓鸥听得顺心。

讨她喜欢的另外一点是段凯文不急于去赌场。他从客房下来先邀请梅小姐喝一杯。晓鸥半玩笑地说，一般情况下饮就不能赌，赌就不能饮，一夜只能造一种孽。段总说听她的。但他的微笑告诉她，他才不会听她的。他有个好看的笑容，丝毫不带有钱的中年男人那种少廉寡耻。这人是哄女人的好手，不然就是女人的好猎物。

来到VIP厅的时候，三张台子都给占了。一张台子边放了一个客房送餐的手推车，玻璃台面上搁着一海碗面，一大盘青菜。段总在离入口不远的地方站下来，观望着每张桌上的人等。当他看见从海碗斜上方伸出一颗秃脑袋，张开口就往嘴里稀里哗啦地拖面条，他对晓鸥笑了一下。这正是晓鸥想对他笑一下的时候，而段凯文恰好成了她的同感者：这厮怎么如此没

有相？嘴就搁在碗沿上，面条直接从碗里往喉咙里抽，泡浑了的汤水成了一口塘，从中往外打捞一捆烂绳子